

1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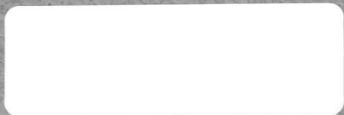
L666

圖冷斜阳文丛

花之奇

凌叔华◎著

華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之寺/凌叔华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

(圃冷斜阳文丛)

ISBN 7-5080-2658-6

I. 花… II. 凌…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0406 号、

策 划:褚朔维 田红梅 赵真一

责任编辑:赵真一

封面设计:刘佳景 阎志杰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

730×988 1/32 开本 9印张 200千字

2002年1月北京第1版 200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13.5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编者的话

二十世纪转瞬已过。

“五四”新文学运动历经风霜雪雨，万紫千红犹在眼前。中国现代文学的画卷，描绘了时代的更迭与嬗变。

过去的百年，中国文坛群星璀璨。在这满天群星中，有长明不息的文坛巨星，高悬天穹；也有如流星般在夜空中划过，留下了一道道辉煌。华夏出版社倾力勾沉，在卷帙浩繁的文海中悉心淘砾，编选了部分作品，汇集成册，奉献给广大读者。

本文丛，取名“圃冷斜阳”，是借用旧诗句来表达某种怀念旧事的意蕴，希望能够藉此汇集中国现代文学大花园中的一朵朵奇葩。“圃冷斜阳文丛”的编选标准和特色，寄托着特别的理念和感时的情怀，希望能够唤起读者心灵的共鸣。所选篇目力求反映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侧面，同时也能较大程度上适应时下文学的品味。其中，我们既选入了长期以来已经家喻户晓的名篇佳作，如“荷塘月色”、“再别康桥”等；同时，也适当收入了一些先前较少

读者注意的,但却具有相当文学品位和特色的作品,如“花之寺”、“空山灵雨”等。

“圃冷斜阳文丛”力求具有较广泛的读者群,更希望能够得到广大中青年读者的喜爱。所选篇目虽然有些是一般读者耳熟能详的,也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是在经年历久之后不再为中青年读者所阅读过的。

但愿“圃冷斜阳文丛”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全景中一幅别样的图景。我们衷心希望专家和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使这套文丛能够得到不断的完善。

目 录

酒后	1
绣枕	8
吃茶	13
再见	20
茶会以后	30
中秋晚	36
花之寺	46
太太	54
有福气的人	63
等	71
说有这么一回事	77
春天	88



弟弟	94
病	103
绮霞	113
疯了的诗人	129
小刘	151
李先生	168
小哥儿俩	178
送车	191
搬家	202
凤凰	212
小英	223
异国	229
写信	237
一件喜事	243
一个故事	252
八月节	262
爱山庐梦影	274

酒 后

夜深客散了。客厅中大椅上醉倒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酣然沉睡；火炉旁坐着一对青年夫妇，面上都挂着酒晕，在那儿切切细语；室中充满了沉寂甜美的空气。那个女子忽站起来道：

“我们俩真大意，子仪睡在那里，也不曾给他盖上点。等我拿块毛毡来，你和他盖上罢。把那边电灯都灭了罢，免得照住他的眼，睡的不舒服。”

“让我去拿罢。”男子赶紧也站起来说。

女子并不答言，转身已把毡子抱来，说：

“轻轻的给他脱了鞋子罢。把毡子打开，盖着他的肩膀和脚，让他舒舒服服的睡觉。”她看着那男子与那睡着的人脱了鞋，盖好了毡子，又说道：

“我们还是坐在这里罢。他一会儿醒了一定要茶要水的。他刚才说他不回家了，这里的大椅比他家的床还舒服多呢。”她

说着又坐下，“咳！他的家庭也真没味儿，他真可怜。”

男子仍旧傍他妻子坐着，室中只余一盏带穗的小电灯，很是昏暗；壁炉的火，发出那橘红色柔光射在他俩的笑容上；几上盆梅，因屋子里温度高，大放温馨甜醉的香味。那男子望着他的妻子，眯着眼含笑道：

“采茗，我也醉了。”

“你不是说你没喝多少酒吗？”女子微笑说。

“我不是酒醉，这是被这些环境弄醉了。……我的眼，鼻，耳，口——灵魂都醉了……，我的心更醉了——你摸摸它跳的多么快！”他说着便靠紧采茗那边坐。

采茗似笑非笑的看一看他，随后却望着那睡倒的人，说：

“你还不认帐喝醉了呢。你听听你自己又把那些耳，鼻，口，目，灵魂，心等等字眼全数的搬出来了。只是你的脸不象子仪那样红，他今天可真醉了。”

男子似乎没听见他的妻子说什么，仍旧眯着醉眼，拉着她的手，说：

“亲爱的，叫我怎样能不整个人醉起来呢？如此人儿，如此良宵，如此幽美的屋子，都让我享到！平常在这样一间美好舒服的房子坐着，看着样样东西都是我心上人儿布置过的，已经使我心醉，我远远的望见你来，我的心便摇摇无主了。现在我眼前坐着的是天仙，住的是纯美之宫，耳中听的，就是我灵府的雅乐，鼻子闻到的——销魂的香泽，别说梅花玫瑰的甜馨比不上，就拿荷花的味儿比，亦嫌带些荷叶的苦味呢，我的口——才刚尝了我心上人儿特出心裁做的佳味，——哦，我还可以尝那似花香非花香，似糖甜非糖甜，似甘酒非……”

“够了，够了，你真醉了，好好的又扯上这些小说式的话来逗

我。说话小点声音罢，看吵醒子仪。”

他拿他夫人的手热烈的嗅了几嗅，又抬头望着她道：

“你也有点醉罢？这腮上薄薄的酒晕，什么花比得上这可爱的颜色呢？——桃花？我嫌她太俗。牡丹？太艳。菊花？太冷。梅花？也太瘦。都比不上。”说着他又靠近坐一些，“呀！不用讲别的！就拿这两道眉来说罢，什么东西比得上呢？拿远山比——我嫌她太淡；蛾眉，太弯，柳叶，太直，新月，太寒。都不对，都不对。眉的美真不亚于眼的美，为什么平时人总说不到眉呢？”

采荇今晚似乎不象平常那样，把永璋说的话，一个个字都饮下心坎中去，她的眼时时望着那睡倒的人，至此方用话止住永璋道：

“我的头今晚也昏昏的。我喝了酒不爱说话，你却滔滔不绝，不觉得渴吗？”

永璋余兴未尽，摇摇头还接续说：

“采荇，我说真话，眉的美也是很要紧的。可是平常初次见面的，看不到眉的好丑，这须在静夜相对的时候，才觉得到呢。唉，你的眉，真是出奇的好看！”

“永璋，我不理你了，你尽是拿我开玩笑。”她微耸双眉说着，转过身去背着永璋。

“我那里敢？”他急忙分辩，用手轻轻扳转采荇来。“我现在赞美大自然打发这样一个仙子下凡，让我供奉亲近，我诚心供奉还来不及，那里敢开玩笑……我相信一个人外表真美的，心灵也一定会美。比如你的心灵，那一时不给我愉快，让我赞美。就这屋子说，那一样不是经你的手动使才被人赞美的。若是有人拿一个王位来换，不用说我这个爱人，就是这屋里东西，我一定

送他进疯人院去。”

采荇此时似乎听而不闻的样子，带些酒意的枕她的头在永璋的肩上，望着那边睡倒的人。永璋仍接续说：

“哦，大后天便是新年，我可以孝敬你一点什么东西？你给我这许多的荣耀和幸福，就今晚说一通晚，也讲不出百分之一来。亲爱的，快告诉我，你想要一样什么东西？不要顾惜钱。你想要的东西，花钱我是最高兴的。”

采荇听了，想了一想，后来仍望着那睡倒的人。此时子仪正睡的沉酣，两颊红的象浸了胭脂一般，那双充满神秘思想的眼，很舒适的微微闭着；两道乌黑的眉，很清楚的直向鬓角分列；他的嘴，平日常充满了诙谐和议论的，此时正弯弯的轻轻的合着，腮边盈盈带着浅笑；这样子实在平常采荇没看见过。他的容仪平时都是非常恭谨斯文，永没象过酒后这样温润优美。采荇怔怔的望了一回，脸上忽然热起来，她答说：

“我什么也不要，我只要你答应我一样东西……只要一秒钟。”

“请快点说，”永璋很高兴的说：“我的东西都是你的一样。别说一秒钟，千万年都可以的。”

“我要——我有些不好意思说。”

“不要紧。”

“他……”

“他一定不会醒的，你放心说罢。”

“我：我只想闻一闻他的脸，你许不许？”

“真的吗，采荇？”

“真的！实在真的！”

“真的？那怎么行？……你今晚也喝醉了罢？”



“没有喝醉，我没有喝醉。我说给你听，我为什么发生这样要求，你就会得答应我了。我自从认识子仪就非常钦佩他；他的举止容仪，他的言谈笔墨，他的待人接物，都是时时使我倾心的。因为他是有了妻子的人，我永远没敢露过半句爱慕他的话。他处在一个很不如意的家庭，我是可怜他。”

“他对我很赞你，很羡慕我。因为羡慕我的人太多了，我也没理会。我也知道你很钦佩他，不过不知道你这样倾心。”

“小点声音。让我说完我的心事——我天生有一种爱好文墨的奇怪脾气，你是知道的，见了十分奇妙的文章，都想到作者的丰仪，文笔美妙的，他的丰采言语却不一定美好，只有他——实在使我倾心的，咳，他那一样都好！……我向来不敢对人提过这话，恐怕俗人误会。今天他酒后的言语风采，都更使我心醉。我想到他家中烦闷情况——一个毫没有情感的女人，一些只知道伸手要钱的不相干的婶娘叔父，又不由得动了深切的怜惜。……他真可怜！……亲爱的，他这样一个高尚优美的人，没有人会怜爱他，真是憾事！”

“哦！所以你要去 Kiss 他，采苕？”

“唔，也因为刚才我愈看他，愈动了我深切的不可制止的怜惜情感，我才觉得不舒服，如果我不能表示出来。”她紧紧的拉住永璋的手道，“你一定得答应我。”

永璋面上现出很为难态度，仍含笑答道：

“采苕，你另想一个要求可以吗？我不能答应你……”采苕不等他说完，便截住他的话道：

“我信你是最爱我的，为什么竟不能应允我这要求？……就是子仪，你也非常爱他，……”

“亲爱的，你真是喝醉了。夫妻的爱和朋友的爱是不同的

呀！可是，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很喜欢你同我一样的爱我的朋友，却不能允许你去和他接吻。”永璋连忙分说。

“我没有喝醉，真没醉，”采荇急急说道，“你得答应我，只要去 Kiss 他一秒钟，我便心下舒服了。你难道还信不过我吗？”她看住永璋。

永璋看她非常坚决的神气，答道：

“信不过你是没有的话，只是我觉得我不能答应你这个要求。”

“既然不是不信得过我，你为什么不答应我？”她站起来很恳切的说。

“你真的非去 Kiss 他不可吗？”

“是的，我总不能舒服，如果我不能去 Kiss 他一次。”

“好吧！”永璋很果决的说。

她站起来走了两步，忽然又回来拉永璋道：

“你陪我走过去。”

“我坐在这边等你，不是一样，怕什么，得要人陪？”

“不，你得陪我去。”

“我不能陪你去。况且，我如果陪了你去，好象我不大信任你似的，你想想对不对？”

她不答的走去，忽然又站住说：

“我心跳的厉害，你不要走开。”

“好，我答应了在这边陪你的。”

“我去了，”她说完便轻轻的走向子仪睡倒的大椅边去，愈走近，子仪的面目愈现清楚，采荇心跳的速度愈增。及至她走到大椅前，她的心跳度数竟因繁密而增声响。她此时脸上奇热，心内奇跳，怔怔的看住子仪，一会儿她脸上热退了，心内亦猛然停止



了强密的跳。她便三步并两步的走回永璋身前，一语不发，低头坐下。永璋看着她急问道：

“怎么了，采茗？”

“没什么，我不要 Kiss 他了。”

绣 枕

大小姐正在低头绣一个靠垫,此时天气闷热,小巴狗只有躺在桌底伸出舌头喘气的分儿,苍蝇热昏昏的满玻璃窗上打转。张妈站在背后打扇子,脸上一道一道的汗渍,她不住的用手巾擦,可总擦不干。鼻尖的刚才干了,嘴边的又点点凸了出来。她瞧着她主人的汗虽然没有她那样多,可是脸热的酱红,白细夏布褂汗湿了一背脊,忍不住说道:

“大小姐,歇会儿,凉快凉快吧。老爷虽说明天得送这靠垫去,可是没定规早上或晚上呢。”

“他说了明儿早上十二点以前,必得送去才好,不能不赶了。你站过来扇扇。”小姐答完仍旧低头做活。

张妈走过左边,一面打着扇子,一面不住眼的看着绣的东西,叹口气道:

“我从前听人家讲故事,说那头面长得俊的小姐,一定也是聪明灵巧的,我总想这是说书人信嘴编的,那知道就真有。这样

一个水葱儿似的小姐，还会这一手活计！这鸟绣的真爱死人！”大小姐嘴边轻轻的显露一弧笑涡，但刹那便止。张妈话兴不断，接着说：

“哼，这一封靠枕儿送到白总长那里，大家看了，别提有多少人来说亲呢。门也得挤破了。……听说白总长的二少爷二十多岁还没找着合式亲事。唔，我懂得老爷的意思了，上回算命的告诉太太今年你有红鸾星照命主，……”

“张妈，少胡扯吧。”大小组停针打住说，她的脸上微微红晕起来。

此时屋内又是很寂静，只听见绣花针噗噗的一上一下穿缎子的声音和那扇子扶扶轻微的风响，忽听竹帘外边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叫道：

“妈，我来了。”

“小妞儿吗？这样大热天跑来干什么？”张妈赶紧问。小妞儿穿着一身的蓝布裤褂，满头满脸的汗珠，一张窝瓜脸热得紫涨，此时已经闪身入到帘内，站在房门口边，只望着大小姐出神。她喘吁吁的说：

“妈，昨儿四嫂子说这里大小姐绣了一对甚么靠垫，已经绣了半年啦，说光是那只鸟已经用了三四十样线，我不信。四嫂子说，不信你赶快去看看，过两天就要送人啦。我今儿吃了饭就进城，妈，我到那儿看看，行吗？”

张妈听完连忙陪笑问：

“大小姐，你瞧小妞儿多么不自量，想看看你的活计哪！”

大小姐抬头望望小妞儿，见她的衣服很脏，拿住一条灰色手巾不住的擦脸上的汗，大张着嘴，露出两排黄板牙，瞪直了眼望里看，她不觉皱眉答——

“叫她先出去，等会儿再说吧。”

张妈会意这因为嫌她的女儿脏，不愿使她看的话，立刻对小妞儿说：

“瞧瞧你鼻子上的汗，还不擦把脸去。我屋里有脸水。大热天的这汗味儿可别薰着大小姐。”

小妞儿脸上显出非常失望的神气，听她妈说完还不想走出去。张妈见她不动，很不忍的瞪了她一眼，说：

“去我屋洗脸去吧。我就来。”

小妞儿噘着嘴掀帘出去。大小姐换线时偶尔抬起头往窗外看，只见小妞拿起前襟擦额上的汗，大半块衣襟都湿了。院子里盆栽的石榴吐着火红的花，直映着日光，更叫人觉得暑热，她低头看见自己的膈肢窝汗湿了一大片了。

光阴一晃便是两年，大小姐还在深闺做针线活，小妞儿已经长成和她妈一样粗细，衣服也懂得穿干净些了。现在她妈告假回家的当儿，她居然能做替工。

夏天晚上，小妞儿正在下房坐近灯旁缝一对枕头顶儿，忽听见大小姐喊她，便放下针线，跑到上房。

她与大小姐捶腿时，有一搭没一搭的说闲话：

“大小姐，前天干妈送我一对枕头顶儿，顶好看啦，一边是一只翠鸟，一边是一只凤凰。”

“怎么还有绣半只鸟的吗？”大小姐似乎取笑她说。

“说起我这对枕头顶儿，话长哪。咳，为了它，我还和干姐姐呕了回子气。那本来是王二嫂子给我干妈的，她说这是从两个大靠垫子上剪下来的，因为已经弄脏了。新的时候好看极哪。一个绣的是荷花和翠鸟，那一个绣的是一只凤凰站在石山上。

头一天，人家送给她们老爷，就放在客厅的椅子上，当晚便被吃醉了的客人吐脏了一大片；另一个给打牌的人，挤掉地在上，便有人拿来当作脚踏垫子用，好好的缎地子，满是泥脚印。少爷看见就叫王二嫂捡了去。干妈后来就和王二嫂要了来给我，那晚上，我拿回家来足足看了好一会子，真爱死人咧，只那凤凰尾巴就用了四十多样线。那翠鸟的眼睛望着池子里的小鱼儿真要绣活了，那眼睛真个发亮，不知用什么线绣的。”

大小姐听到这里忽然心中一动，小妞儿还往下说：

“真可惜，这样好看东西毁了。干妈前天见了我，教我剪去脏的地方拿来缝一对枕头顶儿。那知道干姐姐真小气，说我看见干妈好东西就想法子讨了去。”

大小姐没有理会她们呕气的话，却只在回想她在前年的伏天曾绣过一对很精细的靠垫——上头也有翠鸟与凤凰的。那时白天太热，拿不得针，常常留到晚上绣，完了工，还害了十多天眼病。她想看看这鸟比她的怎样，吩咐小妞儿把那对枕顶儿立刻拿了来。

小妞儿把枕顶片儿拿来说：

“大小姐你看看这样好的黑青云霞缎的地子都脏了。这鸟听说从前都是凸出来的，现在已经踏凹了。您看——这鸟的冠子，这鸟的红嘴，颜色到现在还很鲜亮。王二嫂说那翠鸟的眼珠子，从前还有两颗真珠子镶在里头。这荷花不行了，都成了灰色，荷叶太大，做枕顶儿用不着。……这个山石旁还有小花朵儿……”

大小姐只管对着这两块绣花片子出神，小妞儿末了说的话，一句都听不清了。她只回忆起她做那鸟冠子曾拆了又绣，足足三次，一次是汗污了嫩黄的线，绣完才发现；一次是配错了石绿